

吴彬华 聂鹤松 著



A Comparative Etymological Study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英汉语源

—— 英汉同源说文解词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http://www.hustp.com>

**A Comparative Etymological Study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英汉语源对比同解学习法

——**英汉同源说文解词**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中国·武汉

内 容 提 要

本书旨在探讨英语和汉语的关系,作者大胆提出英语和汉语的关系可能远比人们想象的要近。本书不只阐述理论,还列举了上千实例,对于英语研究者和学习者都很有启发意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汉语源对比同解学习法——英汉同源说文解词/吴彬华 聂鹤松 著.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2
ISBN 978-7-5609-6539-0
I. 药… II. ①吴… ②聂… III. 英语-教学研究 IV. H31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72756 号

英汉语源对比同解学习法 ——英汉同源说文解词

吴彬华 聂鹤松 著

策划编辑:刘 平(liup@hustp.com)

责任编辑:定晓峰

封面设计:潘 群

责任校对:李 琴

责任监印:周治超

出版发行: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武昌喻家山 邮编:430074 电话:(027)87557437

录 排:江松多媒体技术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0.75

字 数:286 千字

版 次:2011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28.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出版社营销中心调换

全国免费服务热线:400-6679-118 竭诚为您服务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2009年9月，吴彬华教授应《英汉比译研究二十年》征稿之约，特地通过网络给我发来他即将定稿的专著《英汉同源说文解词》一书，并嘱我为之作序。我真有点勉为其难，因为我在此领域涉足未深。拜读之余，深感吴彬华教授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有独到之处，亦有独特价值，觉得应该在英汉语比较研究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吴彬华教授就教于部队院校，他在学习英语过程中，发现诸多英语词汇与汉语词汇音义相通，这引起了他的浓厚兴趣。他在部队工作期间，曾走过中国很多地方，发现在很多情况下可以将英语词句当成是汉语的方言来念，英语可以作为跟中国北方方言非常相似的一种方言来看待。为了深入研究，他学习过法语、德语、阿拉伯语、古代希腊语和印度梵语，并研究过佛经的翻译，发现这些语种跟汉语有或近或远的关系，某些词汇跟相对应的汉语词汇音义相同或相近。

为寻找人类语言文明相互关联的背后渊源，吴彬华教授通读过几个汉文版的人类文明史和英文版的《剑桥古代史》，发现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本来是相通的。《剑桥古代史》记载的古代巴比伦史，实际上是在给中国《史记》的前几大本纪作注，人类文明史上鼎鼎大名的汉谟拉比，原来是汉文史册中记载的商汤王，甚至《史记》对《汉谟拉比法典》有明文记载。这使他恍然大悟：整个人类文明是在同一平台上向前发展，中华文明原来跟西方文明一样，亦是一个不断迁移、不断重新组合的文明。他认为整个人类语言发展史及文明发展史是一致的，并试图通过英汉语的对比研究把人类文明史的演变揭示出来，让学者们思考整个人类文明的未来进路与流向。他极力反对在英汉语对比研究中

胡乱地搬用西方的术语、概念和理论，提倡从英语、汉语的基本字音、字义，词音、词义对比研究方面下工夫，认为忽视英汉语在音义方面的相同性或共通性，势必会拉大两者之间的差异性，给中国人在学习、理解、翻译英语等方面造成诸多困难，严重影响我国英语教学水平的提高。

《英汉同源说文解词》是一部对英汉双语进行实质性比较研究的开创性论著。从书中大量的实例及其论述，我们不难看出这是吴彬华教授多年来心血的结晶。他那种锲而不舍、勇于探索、大胆创新的精神是非常值得我们英汉比较研究同仁们学习的。希望吴教授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硕果累累，为英汉比较研究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学术顾问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appearing to read "吴彬华" (Wu Binhua), with a large, flowing cursive character "手" (hand) written vertically to the right of the signature.

2010年8月草于林乡书斋

自序

《圣经·创世纪》第十一节第一行有一句让后世人类非常难以理解的话：“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And the whole earth was of one language, and of one speech.）”为了得到这句话的正确诠释，人类语言学家曾进行过艰难的努力，但权威派语言学家得出的结论是，当今人类的语言并不一致，从大的方向上来讲，大致能分成印欧语系、含闪语系、阿尔泰语系、汉藏语系、南岛语系等。按照一些语言学家的说法，汉藏语系比较原始，是一种具有强烈会意功能的孤立语，不像印欧语系那样有复杂曲折的形式变化。其实不然，对比考察印欧语系中的英语与汉藏语系中的汉语北方方言特别是江淮方言，明显可以看出两者具有诸多相似的表达形式。同时，在众多日常词汇运用上，两者亦是基本一致的。

从可考或不可考的人类文明源流演变史来看，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的文明迁移，会对其后代语言产生强烈影响。英语与汉语北方方言的相似性，只有一种可能性能给予合理的解释，那就是，英国人的先祖曾经存在于东方，与中国人的先祖有着密切的亲缘关系。相距遥远的英语与汉语北方方言之间的亲密关系，又可以从某种程度上验证《圣经》所讲的说法是正确的，在某个遥远的时代，人类的语言确实是相通的。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语言学现象，任何有形上心灵情趣的学者或关心语言学习的人，或许都会对这种语言学现象感兴趣。重新思考《圣经》对后人的启示，能够在语源相通的基础上重建语言学习的方法与途径，提高语言学习的效率。

魏文皇帝在《典论·论文》中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

未若文章之无穷。”中华民族是诗粲章华的文明之邦，对于诗文华章的至深爱好，对于通幽曲径的不懈探觅，是中华民族高华基因的深情外显。笔者探究人类语言文明对比研究过程的努力，得到了空军雷达学院外语教研室堵海鹰教授、刘文俊教授的学术支持，亦得到了中南大学外国文学院教授、中国英汉语对比研究会前秘书长、学术顾问刘文彬教授的鼓励，在此，对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同时，本书的出版还得到了热心学术的湖北城市建设学院教授、湖北建设工程交易中心主任曾立吾先生的大力帮助。愿他们的文化建设事业在人类文明史上打上深刻的时代烙印！

本书是笔者学习英语、比较研究英语与汉语的同异性时，得出的一些陋见，读者如果有疑义、异义或自己的独到见解，可以联系笔者进行互动或商榷。

笔者电邮：wubinhua1968@163. com。

吴彬华

2010年7月7日草于雷苑青藤斋

目 录

引言	(1)
第一章 英汉同源词汇的历史渊源分析	(5)
第二章 英语字母形态与汉字形态的对比分析	(8)
第三章 辅音与元音	(14)
第四章 语音反切与近音飘移现象	(16)
第五章 语言分辨的大面积相似现象	(20)
第六章 词音、词义同类模糊现象	(22)
第七章 断音法	(29)
第八章 英语词性以及构字、构词法	(33)
(一) 英语的词根、前衬音、后衬音	(35)
(二) 英语常见词根	(37)
(三) 英语名词后衬音	(40)
(四) 英语形容词后衬音	(42)
(五) 英语副词后衬音	(42)
(六) 英语构词后衬音总解	(43)
(七) 标示阳性、强化、功用的英语前衬音	(44)
(八) 标示阴性、负面、否定的英语前衬音	(45)
(九) 英汉构词对解总解	(45)
第九章 英语多义词	(47)
第十章 英语近义词	(51)
第十一章 英语数词	(53)
第十二章 英语介词	(55)
第十三章 句法结构	(57)
第十四章 英语动词时态	(61)
第十五章 英语被动语态	(63)

第十六章 英汉语源对比说文解词	(65)
(一) A 部	(69)
(二) B 部	(82)
(三) C 部	(92)
(四) D 部	(108)
(五) E 部	(119)
(六) F 部	(129)
(七) G 部	(139)
(八) H 部	(147)
(九) I 部	(157)
(十) J 部	(171)
(十一) K 部	(173)
(十二) L 部	(175)
(十三) M 部	(183)
(十四) N 部	(195)
(十五) O 部	(201)
(十六) P 部	(206)
(十七) Q 部	(226)
(十八) R 部	(228)
(十九) S 部	(242)
(二十) T 部	(274)
(二十一) U 部	(289)
(二十二) V 部	(293)
(二十三) W 部	(301)
(二十四) X 部	(310)
(二十五) Y 部	(311)
(二十六) Z 部	(313)
第十七章 英汉常用字词对比简解	(314)

目 录

(一) 常用英汉哲学字词对解	(314)
(二) 常用英汉名词对解	(315)
1. 自然名词	(315)
2. 方位名词	(315)
3. 颜色名词	(315)
4. 人体名词	(315)
5. 衣饰名词	(316)
6. 动物名词	(316)
7. 植物名词	(317)
8. 时间名词	(317)
9. 生活名词	(318)
10. 交通名词	(318)
(三) 常用英汉形容词对解	(318)
(四) 常用英汉数词对解	(319)
(五) 常用英汉代词对解	(320)
(六) 常用英汉连词对解	(320)
(七) 常用英汉动词对解	(321)
1. 异形非规则变化动词	(321)
2. 同形非规则变化动词	(324)
3. 规则变化动词	(324)
后记	(331)
参考文献	(332)

引　　言

当今中国社会,英语学习已经成为人生的必修课程。由于政府倡导,民间热捧,以及学成人士享有的成功与地位,让中国人把英语学习抬到了比“国之大事,惟戎与祀”更高的地步。可惜的是,偌大中国,千万民众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学习英语,而真正将英语学习到能够阅读报刊,与讲英语的外国人进行口语交流水平的,却寥若晨星。笔者自己也曾经因为英语成绩太差而苦恼。但笔者学习东西方比较语言学家的著作后,尝试着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来重新研究英语与汉语的对解关系,颇有所获。要了解汉语的发展变化,需要深入研究英语的词义。要寻找英语的根源,需要进入到汉语中来。总起来一句话,从比较语言学的角度讲,英语原来是汉语的方言,听得懂中国中原方言及江淮方言的中国人,只要留心,大致都能听懂英语。空口无凭,举例为证:

例 1:

I can read the book.

译 1:

我能读这本书。

译 2:

俺 - 可 - 认(得) - 这 - 簿(课)。

请读者仔细思考(think over)这两种翻译上的异同。译 1 是以普通话(或白话)形式给出的,而译 2 是以中国河南、山东方言形式给出的,用中国中原地区河南、山东方言形式给出的汉语译文,既准确又传神地给出了英语句子表达的语言音读与文义,并且这种准确传神的对解,并不需要所谓的中间翻译,这个句子既是英语,亦是中国河南、山东方言。有人说,这是一种特例。可以负责任地说给读者听,类似的对解存在于英汉两语的日常交流之中,表

现得非常普遍。

例 2：

You have learned the unit.

译 1：

你已经学习过这篇课文。

请读者仔细思考(*think over*)英语词 have、learn、unit 与汉语的对解,其中 have 可以完美地对解成两个发音极为相近的汉字“还”与“怀”,作为汉语副词的“还”,与英语助词 have,其功用及指义完全一样。“君子无罪,怀璧其罪”,作为汉语动词的“怀”,与英语动词 have,亦是完全一样的。英语词 learn,明显是汉字“论”的对解,英语词 unit,其切音是汉字“议题”的对解。如此,则此英语句子应译为:

译 2：

友 - 还 - 论(倒) - 这 - 议题。

这样的对解,现代中国人按普通话标准读起来,有些别扭,但它是流畅的江淮方言句式。

例 3：

What's wrong with you?

译 1:你怎么啦?

这样的翻译显然没有从神韵的角度来理解英语与汉语的本来之义。请读者思考下面的对解。

译 2:么事 - 怨 - 随 - 友?

译 2 是标准的北方方言。

例 4：

What's the matter?

译 1:

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样翻译这句日常应用极广的英语口语(*oral language*),显

引言

然没有将英语的本性了解清楚。请再思考(*think over*)下面的对解。

译 2：

么事 - 码头？

自古以来，英国人就有一种重商主义传统，英语有着非常商业化的口语体系，英国首都伦敦是典型的码头文化集散地，与湖北武汉的码头文化非常接近。旧社会时代，武汉人的活动中心在各个码头，有什么事情，开口就问：“么事码头？”这跟英语口语 *What's the matter?* 是完全一致的。武汉方言中夹杂着大量的英语词汇，武汉人如果学不通英语，恐怕真的非常怨(*wrong*)。

例 5：

Come, merchant, quick!

译 1：

来，商人，快点！

这样翻译，少了点亲切感。英语的买卖气氛非常浓厚，与汉语的商业口语基本相同，英语词 *come*，明显是汉语“看”。生意人在招揽顾客时，都要在街上高喊“看啦，来看啦”。做买卖的双方必须走拢了，看清了，才能把买卖做成。把英语词 *come* 译成汉字“来”，显然误会了商业用语的原初本义。另外，江淮方言中有一字“跨”(音 *ka*, 上声)，表示“跟上”、“跨过来”的意思，与英语词 *come* 神似。英语词 *merchant*，明显是汉语商业词“卖钱的”。英语词 *quick*，是标准的武汉话“*kuaike*”，亦是汉字的“快”。

译 2：

看，卖钱的，快！

将英语词 *come* 译成汉字“来”，谬矣！

例 6：

sing, chant, song/Sing a song.

译 1：

唱、喊、歌/唱 - 一 支 - 歌。

这样的翻译，真是失败！

译 2：

吟(宣)，唱(唱的)，颂。吟 - 个 - 颂。

这样解读英语词汇，才能把握英语的精髓。

例 7：

——What to drink? —— I like beer.

译 1：

想喝点什么？我喜欢啤酒。

这是到外国参观游览，住酒店吃饭经常听到与回答的一句话，可以用中原方言准确地表达出来。

译 2：

么的 - 去 - 饮？俺来口 - 啤酒。

英语动词 drink, like 本是汉字“饮”、“来口”，两者对解，既传神，又亲切。硬性地译成“喝”、“喜欢”，是学习英语时完全没有“俺自己”的表现。

以上七个例子已经用神来之笔将英语与汉语之间的同源关系揭示出来了。中国人学不成英语，岂不是笑话？

英语要按照汉语方言口语学，英语单词要按照(古)汉语拼音形式来认，这才能突破英语学习障碍，达到快速掌握英语的目标。

第一章 英汉同源词汇的历史渊源分析

英语与汉语有密切的亲缘关系。

这不是开玩笑,而是有历史依据可以查询的。人类语言与文明史研究的成果揭示,现代文明人类的发源地在中亚的葱岭一带,大约在公元前 6 000 年左右,中亚地区的文明人群由于受自然环境变化的影响,向欧亚非旧大陆的其他地区迁移,结果创造了人类历史上非常壮观的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中华文明以及地中海文明。战国中期(约公元前 350 年)以降,北方游牧部落匈奴人崛起,成为秦、赵、燕等国的劲敌,三国均筑长城以抵御匈奴。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 221 年)后,曾派大将蒙恬北击胡,将匈奴赶进了蒙古高原。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逝,秦帝国在随后的反秦起义过程中迅速崩溃,中原地区陷入了长期的战乱之中。公元前 202 年,汉高祖刘邦击杀项羽,重新统一中国,拥护刘邦的异姓诸侯王如燕王、赵王、韩王、齐王等接受刘邦封赠,出任各个战略要地的诸侯王。

此时,匈奴王子冒顿谋杀其父头曼,自立为单于(即英语 chief),带领匈奴军队向西击败游牧于中国陕西西部、甘肃河西走廊和新疆一带的月氏人,向东击败另一游牧于蒙古高原的游牧部落东胡人,匈奴大军控制了整个北部中国,冒顿成为最为强大的匈奴之王。冒顿在击败月氏、东胡游牧部落后,挥兵南向,击败位于今河北西部、山西北部一带的诸侯王韩王信,韩王信带领大批中原民众投降匈奴,匈奴大军逼近长城及内地。随后,韩王信为先锋,引领匈奴大军南进,对汉王朝的统治构成了重大威胁。公元前 200 年,刘邦率三十万大军进攻位于大同的匈奴军队,结果钻进了匈奴布下的圈套,差点全军覆没。刘邦被逼与冒顿单于签订城下之盟,礼送匈奴金钱、美女、丝帛,与其“和亲”,此后,与匈奴“和

亲”成为汉王朝的国耻。韩王信投降匈奴后，燕王卢绾因不满刘邦削夺异姓诸侯王的政策，亦带领大批中原民众依附匈奴。汉初，燕、赵之地降附匈奴的中国民众数量众多，并成为匈奴了解中原、南下中原的有生力量。

约在汉文帝统治前期（公元前 187 年前后），匈奴将月氏彻底击败，月氏王被杀，有逃跑能力的月氏青壮年沿北疆路线逃跑，将居于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人击败，还杀死了乌孙王，占领了伊犁河流域的乌孙之地，西逃的月氏人被称为大月氏。部分没有能力逃跑的月氏人，仍然留在了河西走廊一带，称为小月氏，成为匈奴的臣民。乌孙被月氏击败后，乌孙王子带部分族人逃到匈奴，受到匈奴单于善待。乌孙王子长大后，带着族众与部分匈奴援军，约于公元前 140 年前后西击月氏，将月氏打得大败，西逃的月氏人不得不再次逃亡，转而占领大夏人的国土（今天的阿富汗、巴基斯坦和伊朗东部一带），建立大月氏国。月氏人后来在中亚地区建立起著名的贵霜王朝。

强大的匈奴一直威胁着中原地区的安全，汉武帝时期（公元前 140—公元前 87 年），汉王朝走向全盛，发动了对匈奴的河西、漠南、漠北三大战役，结果将匈奴人的统治势力赶出了河西走廊、漠南草原。河西走廊打通后，长安通往西域的战略通道被打通，汉王朝的势力沿着丝绸之路向西发展，看到汉王朝强大实力的乌孙人以及其他中亚邦国转而脱离匈奴的控制，请求汉王朝的庇护。乌孙王求娶了汉王朝的公主，随同汉公主到乌孙的还有大批的汉王朝护卫、使女、商人、学者，汉文化开始在乌孙及中亚地区广泛传播。

按照《史记》、《汉书》、《后汉书》等史册的记载，中亚的乌孙人、大宛人，月氏人、大夏人，都是非常善于经营商业的族群。这些族群在丝绸之路开通后，通过商业与中原、印度地区进行过密切的交往，他们在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同时，也受到了印度文明的深刻

影响。

公元 8 年前后，王莽篡权，中原大乱，实力衰退，匈奴再次崛起，重新控制了乌孙、月氏等中亚邦国。公元 30 年前后，汉光武帝平定中国境内的内乱，建立东汉王朝政权，中原地区再次强大起来。此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南部匈奴附属于东汉王朝，北部匈奴在东汉王朝及南匈奴的夹击下，不得不于公元 100 年前后向西方迁移。西迁的匈奴人挟持着大批汉人、月氏人、乌孙人还有中亚地区的其他部落民众，沿着欧亚草原向西方前进。约公元 350 年前后，西迁的匈奴人到达欧洲多瑙河地区，并成为西方罗马帝国的劲敌。西迁的匈奴人被西方人称为 Huns，而随之西迁的部分月氏人融入欧亚游牧民族日耳曼(German)人之中，陆续西迁的乌孙人后来演变为俄罗斯人(Russian)，而大批西迁的中原燕、赵之地的民众，被西方人称为英格兰人(England，即汉语燕国佬)；公元 450 年前后，匈奴王阿提拉曾率百万大军与罗马帝国对敌，成为震动当时欧洲的重大事件。大致在阿提拉死后，匈奴衰落，西迁的英格兰人(其大部实为汉人后裔)脱离匈奴控制，渡海进入今天的英格兰群岛，又与原先居住在群岛上的凯尔特人融合，成为今天英国人的祖先。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汉武帝统治后期，汉王朝曾派李陵、李广利两名大将北伐匈奴，但都被匈奴击败，两人相继投降匈奴，随其投降的亦有大批汉军士兵。这些汉军士兵被匈奴收编后，组建匈奴李姓部落，成为匈奴人的生力军，李姓部落的汉人后来亦随匈奴西迁到欧洲，转而演变为欧洲李姓人士的先祖。美国南北战争期间的南军总司令罗伯特·李，其姓氏为中国唐朝国姓，追溯其先祖，大致跟李陵、李广利及陇西李氏堂有密切的联系。

追溯史料中记载的人类文明迁移史，则英国人的先祖与中国人的先祖有密切的亲缘关系，英语中包含有大量的汉语词汇，难道堂堂中国人，还怕说本是中华同宗语言的英语(燕语)？